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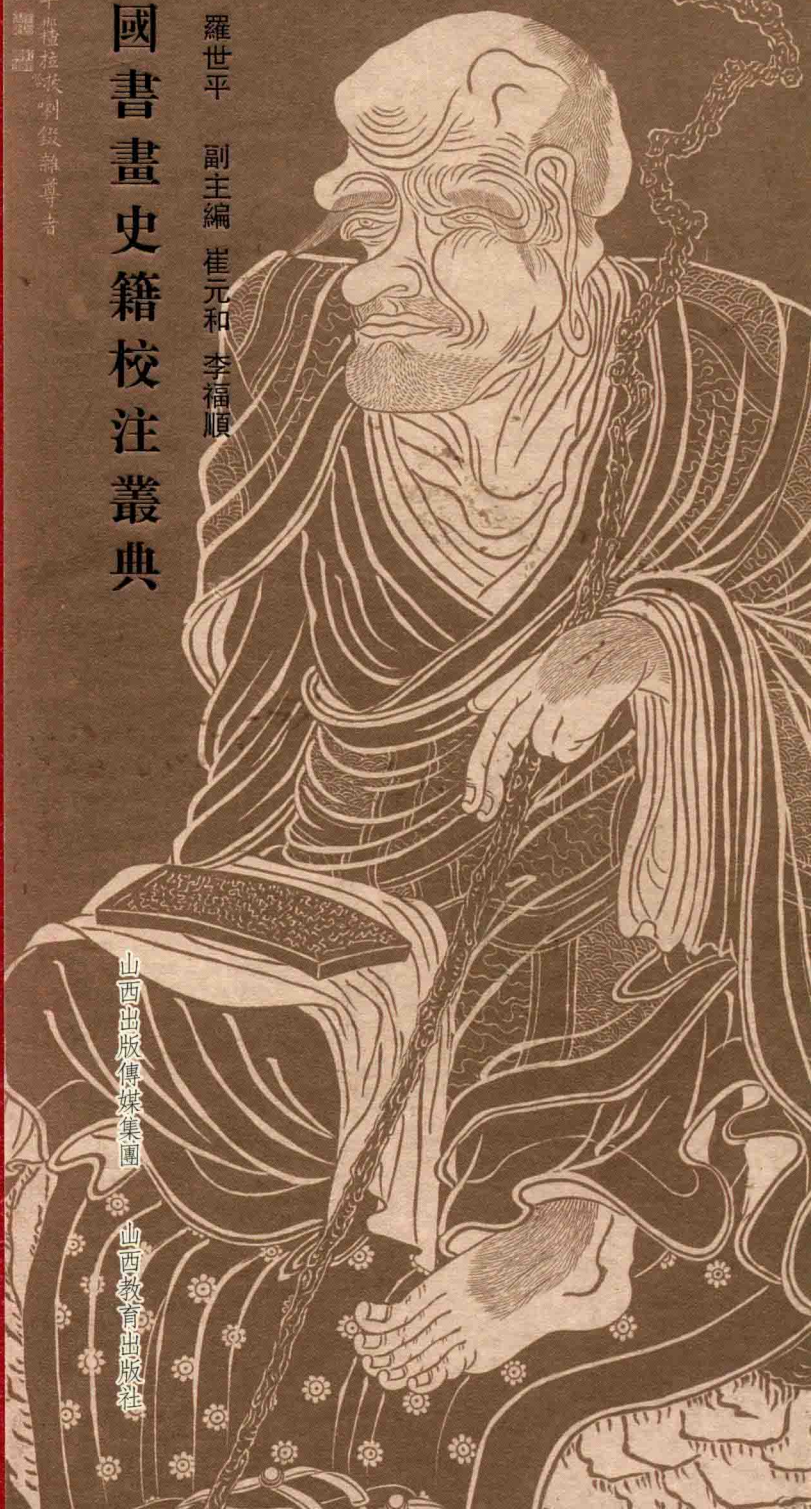
若侍燃燈

淨慎閣尊者
今定為畢顯拉拔別級尊者
係第十二羅漢

中國書畫史籍校注叢典

主編 羅世平

副主編 崔元和 李福順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教育出版社

益州名畫錄

〔宋〕黃休復撰 王中旭校注

益州名畫錄

〔宋〕黃休復撰 王中旭校注



中國書畫史籍校注叢典

主編
副主編

羅世平
崔元和

李福順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教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益州名畫錄 / [宋] 黃休復撰; 王中旭校注.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8.11

(中國書畫史籍校注叢典 / 羅世平主編)

ISBN 978-7-5440-9909-7

I. ①益… II. ①黃… ②王… III. ①中國畫—繪畫
評論—中國—古代 IV. ①J212.0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110084號

益州名畫錄

YIZHOU MINGHUALU

出版人 雷俊林

總體設計 崔元和

責任編輯 楊文李飛

復審 康健

終審 郭志强

裝幀設計 薛菲 李斌岳

印裝監制 蔡潔

出版發行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教育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水西門街饅頭巷7號 電話: 0351-4729801 郵編: 030002)

印裝 山西臣功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開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張 16

字數 230千字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冊

書號 ISBN 978-7-5440-9909-7

定價 98.00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電話: 0351-7337712

《中國書畫史籍校注叢典》學術委員會（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 鏞 王宏建 李福順 何勁松
金維諾 崔元和 鄭 工 鄭炳林
薛永年 羅世平

《中國書畫史籍校注叢典》編委會

主 任 王宇鴻 梁寶印
副 主 任 荆作棟 雷俊林
編委會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宇鴻 李福順 荆作棟 梁寶印
崔元和 雷俊林 楊 文 劉立平
薛海斌 羅世平

總序

《中國書畫史籍校注叢典》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出版項目，得到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的資助。校注中國書畫史籍的想法已醞釀有年，其初衷是有感於中國美術史的教學和書畫研究中常因史料來源和概念解釋而引發的歧義，有些是因版本而起，有些則因理解而起，尤其是一些影響較廣的重要書畫史籍，因長期以來未得到系統整理，在某種程度上已拖了相關研究的後腿。若與國內其他學科古籍整理的進展相比，不能不說書畫史籍的整理有些落伍，若與國外的成果相比，在一些重要書畫史籍的整理上甚至還遜色於日本。這一現狀難以令人滿意，大概這也是國家古籍整理基金給予支持的原因。

入編《四庫全書》藝術編的圖書一千五百多種，其中書畫類著作大致可分為史、論兩枝。余紹宋在《書畫書錄解題》中已有提要加以辨析，于安瀾在作整理校點時即依史、論兩枝而分別編成《畫史叢書》和《畫論叢刊》，金維諾所著《中國繪畫史籍概論》專意於畫史著作，集中討論古代繪畫史寫作的體例、史料、史論成就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在古代書畫文獻整理上的做法和成果為我們從事書畫史籍的校注提供了學術依據。《中國書畫史籍校注叢典》首批采選中國古代書畫史籍中影響較大、使用頻率較高的二十餘種著述加以校注整理，參照的依據即是前人分類整理的做法。

本叢典的校勘遵循古籍整理的規範原則，同時兼顧現代閱讀的習慣，包括了版本、字詞的校讎和標點。部分書畫史籍的校讎標點工作，二十世紀以來陸續有人在進行，或因人、因條件、因興趣而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有些著作曾進行過多次校點，另有一些著作則長期被擱置。誠然，多人關注者一定比較重要，但不曾涉及的史籍未必就沒有價值。如專述古代女性書畫家的《玉臺畫史》和《玉臺書史》，記述地區性畫迹的《益州名畫錄》和《越畫見聞》，記載古代畫院沿革制度的《南宋院畫錄》和《國朝院畫錄》等，這些專史都曾經影響過一個時代或一個地區的書畫史著述的發展演變。不僅如此，當這些著述放在現代學術的背景展開閱讀時，可以引起的思考和學術問題大概是原書作者所始料不及的。據說陳寅恪先生在研究柳如是時，在當時很多人有過疑惑，而放在今天女性史的學術背景上，它的意義就顯示出來。同樣，如果將中國古代女性書畫家的研究推展到今天國際學術領域，《玉臺畫史》這類著作自然也就值得認真去研讀了。現代學術細緻化引發的問題和觀察角度的改變，使得古籍整理的視野更加開闊，也更加精細，所以本叢典在選編書目時就力圖能將現代學術關心的問題考慮進去，儘可能做到開放一些。故本叢典入編的著述除《歷代名畫記》《圖畫見聞志》《圖繪寶鑑》等這類重要的書畫通史、斷代史著述之外，另選入若干種地方史、專題史中的代表著述。

書畫史籍所記述的內容以書畫家和作品為中心，兼及書畫理論概述。古代的作品在流傳過程中不免有散佚、真偽、錯訛等情況，傳世的作品也多少存在魚龍混雜、真贗相亂等問題，這給校注工作提出了很高的專業要求。校注的過程也是一個研究辨析作品史料、

事實真偽、理論概念的過程。新時期以來與中國書畫史相關的學術成果已走向國際化，不少新發現和新成果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這些也都是在本次校注時要給予特別關注的內容。例如，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這類通史著作中，涉及唐代兩京外州的寺觀壁畫，近年來在西安、洛陽等地陸續都有與之相關的佛寺宮觀遺址的調查和清理發掘，一些遺迹可以與文字記載相互比照。又如，內蒙古寶山遼墓發現的石棺屏風壁畫，圖本與唐朝畫家張萱、周昉等創繪的《織錦迴文圖》《楊貴妃教鸚鵡圖》的傳承脈絡清晰，是畫家經典樣式流傳民間的結果。再如，淮安明代王鎮墓曾經出土一批隨葬的書畫原作，明朝浙派畫家李在、夏芷等人的作品都在其中，提供了浙派畫家多側面的研究資料。留意到書畫史籍自身的這些特點，同時關注現代學術的新發現和新成果，自然就成爲本叢典校注的另一項任務，古籍校注的現代學術面貌就有望得到更豐富的呈現。

本次校點原本想做一嘗試，即隨文提供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書畫作品、遺址遺物的圖片或綫圖，其初衷是爲了更直觀地呈現中國書畫史籍與書畫家風格、傳世作品的對應關係，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便利書畫史籍與作品之間的相互對讀，增加讀者對書畫家與文字描述之間的理解。圖文對應本是古代書畫史籍寫作的特點，作者要麼是胸羅萬卷的書畫鑒賞家，要麼是熟研各家技能、收藏宏富的鑒藏家，要麼是勤於踏訪、精於考辨的書畫史論家，他們的寫作過程通常是與書畫家及其作品不斷對話的過程，成書的雖是文字，但文字的背後是作品，二者不會也不應脫節。瞭解書畫史籍的寫作方式，自然是我們整理書畫古籍的出發點，作這樣的考慮嘗試可能超出了一般古籍整理的做法，但却是更尊重書畫史籍的要旨和寫作方式。

遺憾的是，不同時期畫家的傳世作品并没能更多地流傳下來，尤其是晉唐時期見於史籍著錄的作品更是吉光片羽，儘管我們着意予以收集彙存，但仍是闕如者多，離理想依然有較大的距離，故臨時放棄了，只好等待以後條件成熟之時再作考慮。

本次書畫史籍的整理、出版得到了山西出版傳媒集團的格外重視，山西教育出版社在文字、標點、整理規範、版式設計等環節上給予全力配合，切實保障了校注叢典在學術和圖書品質上的高水準。在此特別表示感謝！同時我們也衷心希望得到讀者的關心和支持，更希望各位仁者為本叢典提出寶貴的意見。

羅世平

代前言：《益州名畫錄》相關問題研究

《益州名畫錄》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地方性畫史，記載了唐肅宗乾元初（758）至宋初乾德年（963—968）約二百年間蜀地的繪畫創作活動。全書分逸、神、妙、能四格，下錄畫家人名、事迹、畫迹等，尤其是詳細地著錄了當時蜀地留存下來的畫迹。書後另錄有“有畫無名”“無畫有名”。該書因為獨特的史料價值，以及將逸置於神、妙、能之前的品評方式，受到學界重視。

現代學者對《益州名畫錄》的關注頗多，但深入的研究較少。謝巍在《中國畫學著作考錄》中對該書的作者、版本作了比較翔實的考辨，認為《中興館閣書目》將該書作者記為李昉當是疏謬。^[1]中央美術學院金維諾教授在《北宋時期的繪畫史籍》中概述了該書的特點和成就，指出該書是地區性繪畫史開創時期的代表作。^[2]湖北美術學院阮璞教授在講授畫學課程時對該書提出的“四格”有精闢的闡釋，指出四格體現了由品第、品位向品格、品性轉變的含義，格具有風格、體格之意。認為該書是格、品并用，逸、神二格，不見得逸高於神；妙、能二格，不見得妙高於能。^[3]王衛明在《大聖慈寺畫史叢攷——唐、五代、宋時期西蜀佛教美術發展探源》中專闢一節討論該書，對宋元以來諸家對該書的著錄及分歧作了梳理，并結合相關史料對該書作者黃休復的生平及成書動機作了說明。^[4]2009年，邵軍發表《從〈益州名畫錄〉看宋代畫學的幾個特

點——兼及對中國古代畫學研究的一點思考》一文，該文從《益州名畫錄》“存錄”的特點出發，認為該書是畫學著錄之書，同時兼具史傳和畫品、畫論性質；指出該書具有當代史的特性，是受到了晚唐五代實錄體著作風氣的影響；認為該書體現了宋人論畫時所看畫迹與所持理論不相應（迹論分離）的特點，逸主要是逸出、超出、超脫之意，格是樣式風格（作者更偏重於樣式），逸格即具有特出、灑脫“風格”的作品。^[5]

與《益州名畫錄》重存錄輕議論、史料價值突出的特點相對應，筆者擬從史料、實證出發，主要就《益州名畫錄》的以下問題進行討論：結合《茅亭客話》等相關史料的記載考證該書作者之生平、興趣；從編撰體例、寫作方法上討論該書與《唐朝名畫錄》的關係；與同時代或稍早時代的畫學著作、詩文筆記等進行對比，分析該書的史料來源、論畫特點；將作者對品格的理論闡釋與畫家的實際風格相對應，解釋其含義、觀念。

一、《益州名畫錄》的作者及其生平、興趣

《益州名畫錄》前有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李昉序，明確提到該書作者為黃休復。目前所見最早著錄該書的是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王堯臣等奉敕修成的《崇文總目》，記“《益州名畫錄》三卷”^[6]，與其他藝術類書目一樣，未錄作者姓名。

對《益州名畫錄》作者認識的混亂，始於活躍於北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該書“叙諸家文字”著錄前代畫史名稱及作者三十家，其中未收錄黃休復的《益州名畫錄》，却錄有辛顯的《益州畫錄》和黃休復的《總畫集》。此外，郭氏書中所引數處辛顯評語與現存《益州名畫錄》完全吻合。由是學界對《益

州名畫錄》和《益州畫錄》《總畫集》之間的關係就有種種推測，在《益州名畫錄》作者的問題上也給後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間。

之後，南宋孝宗時期陳騏奉敕編修的《中興館閣書目》中，將《益州名畫錄》的作者記為李畋。《中興館閣書目》現已佚，理宗時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記曰：

《益州名畫錄》三卷，黃休復撰。《中興書目》（即《中興館閣書目》）以為李略撰，而謂休復書今亡。案：此書有景祐三年序，不著名氏，其為休復所錄明甚。又有休復自為後序，則固未嘗亡也。未知題李略者，與此同異。^[7]

李略當為李畋誤，景祐三年當為景德三年誤。元托克托等奉敕修《宋史·藝文志》延續了《中興館閣書目》的錯誤。陳振孫看到了書前景德三年不著名氏者的序，認定該書的作者即黃休復。南宋高宗時期鄭樵《通志·藝文略》、高宗至理宗時期晁公武撰（趙希弁編）《郡齋讀書後志》皆錄有《益州名畫錄》，且均記為黃休復撰。上述南宋四書年代接近，其中《通志》《郡齋讀書後志》較《中興館閣書目》略早，《直齋書錄解題》較《中興館閣書目》略晚，這說明《中興館閣書目》的錯誤只是個別性的，之後《宋史》未加查驗，遂有傳抄之誤。^[8]

李畋序中述黃休復生平曰：

江夏黃氏休復，字歸本，通《春秋》學，校《左氏》《公》《穀》書。暨摭百家之說，鬻丹養親，行達於世，恬如也。加以游心顧、陸之藝，深得厥趣。居常以魏晉之奇蹤，隋唐之懿迹，盈縑溢帙，類而珍之。適值博雅之士，款扉求見，則敞茅屋，拂榻塵，架而陳之，娛賓賞心，萬虞一泯。及其僧舍道居，靡不往而玩之，環歲忘倦。

這段文字是我們了解黃氏生平、思想最直接的史料，從中可知

黃休復祖籍江夏，生卒年及入蜀具體時間尚不清楚，通儒家《春秋》學，好道家煉丹之術，與僧道交往，以書畫收藏、品鑒為樂。黃休復《茅亭客話》記五代、宋初蜀中逸事，其中多涉及黃氏個人的交游活動，下面結合《茅亭客話》《益州名畫錄·序》的記載按年代順序勾勒黃氏生平及交游如下：

開寶（968—976）後 學《春秋》於李諶。（《茅亭客話》卷四“劉長官”、卷二“李處士”條）

太平興國初（約976） 謁見光祿卿、九州巡檢高保寅，得張藻《山水》一軸、《蘭亭》摹本一軸，與諸賢往復玩之。（《茅亭客話》卷三“《蘭亭客序》”條）

太平興國末（約984） 與處士胡本立、進士史載、許僧隱巒往雙流縣保國觀看古柏樹，道逢友人袁德隆。（《茅亭客話》卷五“鮮于耆宿”條）

雍熙二年（985） 在成都遇李吹口，問向來飲虎血何也。（《茅亭客話》卷八“李吹口”條）

淳化三年（992）夏六月 大雨天見虹蜺，友人李顥元議論。（《茅亭客話》卷五“虹蜺”條）

淳化五年（994） 家藏書畫焚掠殆盡。（《茅亭客話》卷三“《蘭亭客序》”條）

淳化（990—994）中以後 畢藏用與趙處琪賣鐵鏡來訪。（《茅亭客話》卷九“趙十九”條）

咸平（998—1003）中以後 黃處士延矩、孫知微來訪，進士張及贈二人詩。（《茅亭客話》卷十“黃處士”條）

景德三年（1006） 李旼為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作序。（《益州名畫錄·序》）

景德（1004—1008）中 畢藏用奉敕青城山焚修，來訪，

休復問其鐵鏡，已在貴人之處。（《茅亭客話》卷九“趙十九”條）

大中祥符五年（1012）秋 黃延矩處士告歸鄉里，遺休復養和一法，是年冬黃處士病逝，年八十。（《茅亭客話》卷十“黃處士”條）

大中祥符（1008—1016）中 童益在休復茅亭圖《水石》六堵，問彈琴、寫真事。（《茅亭客話》卷十“小童處士”條）

天禧元年（1017） 任玠、張逵同訪茅亭，任玠觀舊題之處發感慨并題詩，第二年任玠卒。（《茅亭客話》卷十“任先生”條）

天禧二年（1018）以後 撰成《茅亭客話》。（《茅亭客話》所載最晚年代）

上述史料中，“任先生”“黃處士”條對判斷黃氏的生年有一定的價值。大中祥符末（1016），任玠因集賢大夫凌策薦被召入京，授汝州團練推官，固辭。天禧元年（1017），任玠與張逵同訪黃休復的茅亭。任玠觀舊題之處云：“昔日高年有道之士，今已物故，未逾一紀，故友將盡。我雖存也，餘生幾何？”留一絕於亭壁云：“聚散榮枯一夢中，西歸親友半成空。唯餘大隱茅亭客，垂白論交有古風。”從任氏的話語及題詩來看，任玠與休復年齡相近，且均已至“垂白”之齡，應在六十歲以上。任玠在訪休復茅亭後第二年去世，據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四十七，乃“不疾而逝”。另，任玠拜訪黃休復時說“故友將盡”，那麼任玠享年似不應低於七十。此外，從黃延矩與休復交往，并在八十歲病逝前遺休復養和法來看，兩人年齡的差距亦不應過大。綜合上述情況來看，黃休復生年應在後蜀廣政年間（938—965）。假設天禧元年（1017）任玠拜訪黃休復時，他們大約都是七十歲的話，那麼黃休復應生於廣政十年

(947) 前後^[9]，完成《益州名畫錄》時已是花甲之年^[10]。

李旼《重修昭覺寺記》曰：“旼且念景德初，與今岳陽牧張都官逵肄業於茲（指昭覺寺）。”^[11]北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九稱：“蜀人任介（玠）、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12]故知景德初李旼與張逵同在昭覺寺學習，當時李旼博學多藝，才識過人，性格放蕩不羈，不遵禮法，已頗有聲名。又南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四十五，張詠知成都府時，“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旼、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13]。景德元年（1004），李旼、張及、張逵同被知府張詠推薦應試^[14]，景德二年（1005）殿試，三人中只有張及及第^[15]。大概此後李旼便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從之學者甚衆，後由任中正、凌策薦授，屢歷試校書郎、國子監說書、知泉州惠安縣、知榮州^[16]。景德三年（1006）黃休復請李旼作序，一則是因爲李旼才識過人，學行爲蜀人所重；再則當時李旼雖初次殿試受挫，但爲張詠等看重，頗有聲名，仕途有望；三則也是李旼酷好繪畫，黃氏引以爲知己的緣故。李旼在序中曰：“書（即《益州名畫錄》）來，謂余有陶隱居之好，恨無畫之癖，首貺讀之，序以見托。”李旼說他自己“有陶隱居之好”，結合其生平來看，當時可能正隱居白沙山授學，言“恨無畫之癖”則爲自謙之辭。李旼自小酷好繪畫^[17]，曾肄業於昭覺寺，對蜀中寺觀壁畫當也十分熟悉。王氏畫苑本《益州名畫錄·序》前署“虞曹外郎致仕李旼述”，款署“時景德三年五月二十日序”，因景德三年（1006）李旼剛殿試受挫，故“虞曹外郎致仕”應係後加。

任玠稱黃休復爲“大隱茅亭客”，那麼黃休復應屬於蜀中“知向學而不樂仕宦”的那一類。與任玠、李旼、張及一樣，黃氏亦通

儒書，李旼說他通《春秋》，曾校注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茅亭客話》中就曾數次引用《左傳》。據《茅亭客話》卷四“劉長官”條，他曾就學於李諶處士；同書卷二“李處士”條記李諶講授《春秋》，休復頗為服膺，故黃氏《春秋》應學於李諶。

除任玠、李旼、張及等儒學之士外，黃休復還多與在蜀中隱居或居住的修道之士往來，如《茅亭客話》中所載就多為處士、尊師、山人等，書中所記亦多為道家神仙之事。值得注意的是，該書部分條目後記作者自己嘗讀之書，徵引其內容并發表議論，以與正文所記載的內容相印證。其中黃氏提到的自己嘗讀之書多為道書，有《登真隱訣》《仙傳拾遺》《神仙傳》《真誥》《抱朴子》《訪龍經》及《黃庭經》等，所引內容及發表議論包括尸解升仙、靈山洞府、地仙隱形、解化之法、食餌增壽、煉金液還丹等。此外，黃氏還提及自己嘗讀醫書，大約也主要是為服食、養生的緣故。^[18]

從《茅亭客話》的相關記載來看，黃休復精於養生之法，如卷四“陳損之”條中黃氏認為通過修養及服食靈藥，可以壽至二百四十歲乃至四百六十歲以上，則視聽不衰，而無昏耄。黃氏所言雖然虛誕，但是蜀中確多養生高壽者，如為《益州名畫錄》寫序的李旼據說就活至九十歲。^[19]另如《茅亭客話》記勾居士享年一百六十三，滕昌祐年八十五仍書畫不輟，黃處士享年八十，程先生享年七十四，譚居士享年一百零八等。黃休復天禧二年（1018）尚在人世，亦為高壽。

李旼記休復“鬻丹養親”，可見黃休復是靠賣丹藥為生。據載，蜀地當時靠售賣丹藥為生者另有章全益、李玘等，與黃氏一樣，他們也都被認為是有德行之人。^[20]黃氏既以鬻丹為業，當亦精通煉丹之術，^[21]這在卷九“試金石”條他所徵引的內容及所發議論中有明確反映。^[22]

《茅亭客話》中也記有數位信奉佛教的禪師和居士，包括大覺禪師（名慈覺）、王居士（名裕）、勾居士（名令玄）、李聾僧（名辭遠）和譚居士（名仁顯），其中大覺禪師、王居士、勾居士俱修禪，譚居士精通醫藥養生，李聾僧為轉經的聾僧。大體而言，黃氏書中所載的禪師、居士，不僅在數量上要遠遠少於修行道教及神仙術之尊師、山人，更重要的是黃氏對他們絕少議論，亦未嘗引用佛書，故筆者推測黃氏對佛學禪理的興趣似并不太大，遠不及他對道、儒精通。

黃氏雖對佛學禪理似無太大興趣，但却喜好收藏、品鑒繪畫，尤其是佛道畫。玄宗、僖宗入蜀避難，中原畫家亦多有跟隨入蜀者，或在寺觀牆壁間揮毫，或攜帶有名畫圖樣，因此李旼在序中說“蓋益都多名畫，富視他郡”“故其標格楷模，無處不有”。黃休復接觸的名畫，主要有兩類：一是自己家藏或友人家藏的卷軸畫，二是寺觀壁畫。李旼序說黃氏“居常以魏晉之奇蹤，隋唐之懿迹，盈縑溢帙，類而珍之”，可見他家里藏有不少晉唐名畫，與友人品鑒收藏名畫是他們生活的一種方式。如李旼序中所言：“適值博雅之士，款扉求見，則敞茅屋，拂榻塵，架而陳之，娛賓賞心，萬虞一泯。”除了玩賞家藏卷軸畫外，他們亦游玩於寺廟道觀，觀賞品評牆壁上的畫迹，即李旼序中所說的“及其僧舍道居，靡不往而玩之，環歲忘倦”。

從以上種種分析來看，可以認為，黃休復儒道兼修，晚年更趨向於崇道。鬻丹是其生活來源之一，養生、服食、煉丹及神仙之事是他晚年生活中最大的興趣。與禪僧居士往來，但是對佛學禪理的興趣似并不太大。黃休復喜好收藏、品鑒繪畫，尤其是道釋畫。

二、成書動機、編撰體例及與《唐朝名畫錄》的關係

關於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的成書動機，李旼在序中說得很

清楚：

迨淳化甲午歲，盜發二川，焚劫略盡。則牆壁之繪，甚乎剥廬；家秘之寶，散如決水。今可覲者，十二三焉。噫，好事者爲之幾鬱矣！黃氏心鬱久之，又能筆之書，存錄之也。故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歲，其間圖畫之尤精，取其目所擊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離爲三卷，命曰《益州名畫錄》。

“淳化甲午歲，盜發二川”指的是淳化五年（994）正月，李順領導的義軍攻陷成都，公私藏畫及寺觀壁畫，多遭損毀。《茅亭客話》卷三“《蘭亭客序》”條亦載：“甲午歲，家藏書畫焚掠殆盡。”可見黃氏家藏亦遭劫難，其內心之悲鬱可想而知。正是在這種國難家仇、名畫幾損毀殆盡的情境下，黃氏有了將他寓目的寺觀壁畫及私人藏畫記錄下來的念頭。縱觀《益州名畫錄》全書，該書最大的特點就是在畫家傳記下羅列了作者曾寓目作品的名稱、保存地點及存毀情況，有的還詳細記錄了畫面的內容，如“常重胤傳”詳細羅列了宣和院壁隨駕文武臣僚真中每一位臣僚的官銜、名稱，多達三十七人，存錄的特點十分明顯。此外，該書卷中末有“真二十二處”，錄寺觀中保存的唐後期以來治蜀節度使寫真，能格未附“有畫無名”“無畫有名”，分別記錄蜀地寺院留存下來的佚名畫迹，以及史料有載在蜀地活動但畫迹未保存下來的畫家或蜀地已佚的畫迹，亦均體現了存錄的特點。

在編撰體例上，該書以逸、神、妙、能四格爲綱，每格下爲畫家列傳。畫家傳記的內容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畫家的名號、籍貫、擅長等，部分畫家涉及寓蜀時間、師承；二是作者曾寓目作品的名稱、保存地點及存毀情況。另少數畫家，如黃筌、黃居寀、禪月大師傳後還錄有與作品相關的詩文。

在《益州名畫錄》中，《唐朝名畫錄》被稱爲《畫品錄》^[23]。